

# 黑夜纽约街头的独行者

## ——对电影《出租车司机》的解读

□文/苏二萍,天津外国语大学研究生院硕士生



电影《出租车司机》海报

影片《出租车司机》男主人公特拉维斯是一名曾经参加过越战的退伍老兵。回到纽约后,他找到了一份夜间开出租车的工作,一边维持生计,一边排解自己因深夜失眠而带来的痛苦。纽约嘈杂污浊的夜生活让他感到厌烦:妓女、皮条客、毒贩子、黑人暴乱等随处可见。后因在总统竞选总部工作

的白领阶级贝丝的出现,给了特拉维斯一丝希望,让他看到生活中仍有天使尚存。但因在两人的初次约会中,特拉维斯带贝丝去看色情电影而最终导致恋情失败。特拉维斯借刺杀贝丝效劳的总统候选人帕兰汀来发泄内心的愤懑,但刺杀失败。屡遭挫败的特拉维斯最终决定用暴力的方式拯救被皮条客控制的雏妓爱丽丝。在一番血战之后,特拉维斯成功救出了爱丽丝,并且出人意料地成为了纽约各大媒体极力称颂的“大英雄”。

### 一、背景

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经济萧条、社会动荡、越战等一系列社会问题促使人们尤其是年轻一代对传统文化价值观及道德观产生了怀疑。正如美国进步政论家菲力普·波诺斯基所言“美国正经历着一个什么事情都不到位的时代。”(《世界艺术史·电影卷》,纪令仪著,东方出版社2003年版,159页)20世纪70年代,随着美国在越战场的失败,年轻民众对国家权威甚至所谓的“国家精神”的失望与怀疑加重,许多人都存在

不同程度的空虚与寂寞感。历经了五十年代朦胧式的无奈,六十年代宣泄式的反叛,七十年代的美国青年已经厌倦了流浪的孤途。在孤独与迷茫中,他们开始寻求灵魂的回归之路:回归主流社会。马丁·斯科塞斯的影片《出租车司机》塑造的正是这样一条回归之路。马丁·斯科塞斯在影片中对现

代人孤独无助的感觉的把握,寓意深刻、令人震撼,加上罗伯特·德尼罗炉火纯青的表演,使《出租车司机》成为电影史上公认的一部伟大电影。(王皓:《马丁·斯科塞斯:从“电影王子”到“电影社会学家”的银幕人生》,载《电影评介》2007年8期)

## 二、象征

### 1. 雨水

影片利用大量精致细腻的画面和镜头特写烘托人物的内心世界,推动故事情节的展开,其中多次出现雨水冲洗出租车玻璃的画面。在特拉维斯看来,纽约是一座污秽肮脏的城市,不单单是因为它有灰暗阴湿的街道、残破不堪的景象以及到处充斥着难闻的垃圾的味道,更重要的是黑夜街头自由出没的娼妓、皮条客、醉汉、毒贩子等让他觉得不堪入目。他希望能有一场大雨可以冲洗掉他眼前这一切污秽的东西,正如他想开着车带爱丽丝逃走一样。

当然,此时的“雨水”已不仅仅是单纯意义上的雨水,在特拉维斯看来,它象征着一种具有救赎以及洗礼作用的圣水,它可以洗去肮脏带来纯洁甚至是重生。也正是因为如此,特拉维斯习惯在工作结束时,用水将汽车的里里外外清洗干净。他要把被乘客“玷污”了的出租车回归到他向往的“干净”。影片最后特拉维斯的车窗变得干净透明,外面的世界逐渐清晰,暗示了雨水冲走了他内心苦闷的同时也送他回归到了主流社会。

### 2. 出租车

特拉维斯所驾驶的出租车是电影里又一重要的抒情载体,它承载了特拉维斯的孤寂和与世隔绝。特拉维斯的出租车搭载着各种形形色色的人:嫖客与妓女、政客、侏儒、同性恋、自闭症者等等。在出租车后座,乘客可以淫荡调情、卖弄风骚,可以谈论时事、议论政治,可以怨天尤人,满腹牢骚……此时的出租车暂时成为了人们尽情讲述秘密,寄托情感的避风港。同样,出租车也为特拉维斯在繁华的纽约街头提供了一个容身之所。他透过出租车的挡风玻璃去窥探整个纽约街头。不同于其他的出租车司机,特拉维斯不善言谈却又愤世嫉俗,雨水中模糊的出租车玻璃在一定程度上映射出特拉维斯扭曲的世界观以及对这座城市极为消极的印象。此刻的他,精神受到了折磨,已丧失了一个正常人的思维。出租车内狭小的空间给他提供了远

离外部世界喧嚣的场所,但同时也让他隔离了正常的交际生活。

马丁导演对出租车司机这一职业的刻画也奠定了这部电影的成功。出租车司机整晚游走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工作的流动性与偶然性更加重了主人公特拉维斯内心归属感的丧失。出租车的意义在于它小到为特拉维斯提供一个自我封闭的空间,让他逃离世俗蜗居其中;又大到可以为形形色色的人提供一个广阔的分享秘密的载体。由此可见,出租车司机是快乐的,因为他们可以与不同的乘客形成社会联系;但他们也是悲哀的,因为之前形成的所有社会联系只不过是临时的、不可靠的。

## 三、主题

### 1. 孤独

影片主人公特拉维斯曾说“我逃脱不了,我是上帝的孤独者。”(I cannot escape, I'm God's lonely man.)因此,毫无疑问男主人公特拉维斯是孤独的。作为一名退伍的越战老兵,在纽约这座大城市里,他找不到自身的价值或者说是存在感。此刻,越是繁华热闹的都市,越是显得他的渺小,内心严重缺乏一种归属感。

当然,在这部影片中,不仅仅特拉维斯一个人是孤独的。影片中两位女主人公也在不同侧面向我们展现了她们的孤独。作为一名有着体面工作,并且穿着光鲜亮丽的都市白领,贝丝也是孤独的,虽然身处主流,但她并不快乐,也需要朋友。她的孤独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在办公室里,贝丝与对她颇有好感的男同事互相挑逗,消磨时光;其次,她会果断接受一名陌生男子(特拉维斯)的追求,同意开始他们的第一次约会。爱丽丝又何尝不是孤独的呢。作为一个妓女,爱丽丝与特拉维斯是比较接近的,都是主流社会的遗弃者。年纪轻轻的她固然有皮条客的爱护,但与其说是爱不如说是利用,利用她的年轻美貌去获取金钱与利益。此外,爱丽丝逃离自己的家庭,没有亲人的庇护更显得她格外的可怜。所以,贝丝和爱丽丝同样是孤独的;在这层意义上,她们和特拉维斯是一样的。

同样地,影片所渲染的孤独主题在其他非主要人物身上也有所体现。和特拉维斯从事同样职业的其他司机,下班后就一直呆在酒吧里喝酒吸烟虚

度时光,他们无家可归,无聊地谈着在拉载乘客过程中发生的诸多糗事,当做笑话以此去调剂他们乏味的生活。由此可见,孤独主题弥漫着整个纽约街头的每个人,它是每个人内心深处不愿承认的秘密。

## 2. 自我救赎

有人评价说“特拉维斯的悲剧在于他麻木得不够彻底。”暂且不论特拉维斯的人生是不是悲剧,笔者同意的一点在于他的确麻木得不够彻底。之前,无论他的乘客在车里做出什么举动,他都以麻木的态度去忍受、甚至尝试着去接受。但正是因为他麻木得不够彻底,他在忍受到一定程度之后,终究还是爆发了。他决定要做点什么事情去改变这个社会。因此开始了他的两次救赎。

勇敢的追求贝丝可以看成是特拉维斯的第一次救赎。作为总统竞选人帕兰汀身边的工作人员,贝丝是绝对主流社会的代表。对贝丝的这次追求,可以看成是特拉维斯对于回归主流社会的一种主观愿望。但最终的失败预示着社会底层阶级想要融入上流社会的困难重重,也体现了二者的格格不入。贝丝的身份定位就注定了他们属于不同的两个世界。在此之后,特拉维斯开始了他对第二次救赎的尝试。这次他选择了跟自己同处社会底层的雏妓爱丽丝。此刻清醒的特拉维斯在看到仍然麻木的爱丽丝时,他有了一股冲动,他渴望能做些什么去拯救这个身陷火海的女孩。于是,他开始了那场血腥的枪战。摄影机对于妓院里血腥场面的特写,让观众深刻的感受到特拉维斯对社会的宣泄以及对自我救赎的迫切,这是一种只能用暴力才能得以实现的救赎。最后特拉维斯在救赎了雏妓的同时,也救赎了自己,他还意外地成为了见义勇为的英雄,真正地成为了家喻户晓的名人。当他再次与曾经因为巨大的差距而弃他而去的梦中情人邂逅时,他们已经是平等的了,起码在人格上。当我们看到他从容、自信、坦然地婉拒了她的试探性的好意时,我们有理由相信特拉维斯救赎的不仅仅是自己的肉体,还有灵魂。(倪苏黎《解读西方暴力电影》,载《电影评介》2006年21期)

## 3. 对暴力的崇尚

导演马丁·斯科塞斯在电影里为我们呈现了一种另类的英雄模式“怪诞式英雄”,用极端的暴力方式去解决问题。《出租车司机》片尾震撼人心的血洗妓院的场景以及整个枪杀过程让观众一览

无余,导演不加避讳地向观众呈现了一场别样的“视觉盛宴”。在让人作呕的同时,更让我们深刻体会到特拉维斯歇斯底里式的宣泄方式。这种对暴力的膜拜即揭示了他对社会弊病的控诉情绪,同时也是他直面现实、警醒世人的一种手段。此时的暴力不再是某些人的专属,而成为日常生活中一个普通人身体内暴力基因的自然释放与宣泄。

影片出人意料的结尾设计体现了当时社会对暴力的一种颂扬。特拉维斯在激烈的枪战中,尽管杀死了三名皮条客却变成了一位大英雄。他不仅受到了媒体的赞扬,还收到了爱丽丝的父亲亲笔写的感谢信,不禁让我们感到一股讽刺的意味。之前,徘徊在纽约主流社会之外的特拉维斯,遵纪守法,工作勤奋,却屡屡碰壁得不到社会的认可。此刻,用极端暴力的方式伤死了数人之后,他却意外成为了一名备受称赞的大英雄。剧情的大逆转,看似进一步印证了特拉维斯用暴力方式解决问题的合理性。只有这样,特拉维斯才能逃脱命运定格给他的孤独与无助。

黑色暴力是马丁导演在诸多作品中最善于运用的一种解决问题的方式。在他看来,只有用这种血腥、暴力和残忍的手段才能还原影片主人公当时内心的极度愤懑与无奈,让人们切实感受到当时社会人与人之间“原本的冷漠”,给观众以震撼引发人们的思考。

## 结语

综上所述,《出租车司机》这部电影生动地反映了当时纽约社会上层阶级与社会底层阶级的矛盾冲突,以及主流社会与非主流社会成员之间价值观念的激烈碰撞。在当时充斥着冷漠、不安与危险的社会环境下,尖锐的矛盾促使处于社会劣势的底层阶级以极端的方式去争取自身的生存权甚至去报复社会。特拉维斯最终用暴力的方式实现了对爱丽丝的救赎,同时也实现了对自我的救赎。正是用这种方式,他重新找回了自己渴望已久的存在感与自我认同。《出租车司机》可以说是马丁·斯科塞斯最具里程碑意义的一部电影,片中着力表达的深刻社会内涵以及发人深省的现实意义足以使这部电影跻身世界百年电影的行列。